

司汤达

## 伐妮娜·伐尼尼

——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最后一次秘密会议的详情

这是 182×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马全城轰动：那位鼎鼎大名的银行家 特·勃公爵先生正在威尼斯广场上他新建的华厦里举行舞会。凡是意大利的艺术，巴黎和伦敦的豪华生活所能设想出来的东西，无不搜集齐全，来装饰这个府第。赴会的人非常多。金黄头发、端庄淑静的英吉利贵妇人们，曾经千方百计地以获得参加这次盛会为荣。她们成群结队的来了，和她们争妍竞媚的是些娇艳绝色的罗马妇女。有一个少女，明朗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一望而知是个罗马闺秀，由她的父亲伴着，走了进来。大家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对她望着。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着高傲的气概。

大家可以注意到，陆续进来的外宾们看到这个舞会的豪华场面，无不惊异赞叹。他们说：“欧洲任何一国国王所举行的舞会都不能和这个相比。”

首先 那些国王没有罗马式的宫殿 其次 他们所能邀请的

只是些宫廷贵妇 而他 特·勃公爵先生所请来的只限于漂亮的妇女。这晚上，他周旋于来宾之间，满面春风。男客们则都好像看得眼花缭乱，目迷五色。在这许多姿容出众的妇女中间，究竟谁是最美丽的一个呢？大家认为应该付之表决。选择的时候，不免踌躇了一回。结果，那个头发乌黑、目光灿烂的少女，伐妮娜·伐尼尼公主被宣布为舞会的女皇。立刻，外宾们和青年们一齐离开其他所有的客厅，拥到了那公主所在的客厅里。

公主的父亲，唐·亚斯特罗巴·伐尼尼王爵要她先和二三个德意志小邦的君主跳舞。随后 她接受了几个非常俊秀、非常高贵的英国人的邀请。可是，他们那种古板拘谨的态度使她讨厌。看来，她倒喜欢把那对她好象十分钟情的年轻的黎维亚·萨凡里捉弄打趣，更觉得高兴。这是罗马最有声望的美少年，而且也是一位王爷呢。不过，倘使有人送一部小说给他看，他看不上二十页，就会把书丢下，说看书叫他头痛。这在伐妮娜眼中是个缺点 对他十分不利。

午夜前后 有一个新闻传遍舞会 有些令人激动。一个被监禁在圣·盎实城堡里的年轻烧炭党人 伪装打扮了 越狱脱逃。当他逃到最后一个警卫室的前面时，他胆大包天，竟敢用匕首袭击警卫。但他自己也受了伤，警卫一路上沿着他的血迹跟踪追捕。人们希望能够把他重新逮住。

正当人家讲述这个动人事件的时候，被伐妮娜的魅力和美誉搞得神魂颠倒的唐·黎维亚·萨凡里刚刚和她跳完一场舞，一面送她走向原处，一面对她说道：

“可是 请问你 谁能够讨你的喜欢呢？”

“刚才逃走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伐妮娜回答他说，“这个人至少有所作为 不虚度他的一生。”

那时，唐·亚斯特罗巴王爵正向他的女儿走来。这是一位富翁，二十年来没有和他的总管算过一次帐。总管把自己的收入以极高的利息借给东家使用。假使你在路上遇见了这个富翁，你一定会把他当作一个年老的喜剧演员，不会注意到他手上还戴着五、六只镶了巨大钻石的戒指。他的两个儿子当了耶稣会的教士，后来都患疯癫而死。他已经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使他操心的是他的独养女儿伐妮娜不肯结婚。她已经十九岁了，曾经拒绝过不少家门第显赫的亲事。为什么呢？理由是和那古罗马的执政西拉让位的理由如出一辙：瞧不起罗马人。

舞会的翌日，伐妮娜发现她的粗心大意、一生之中从来不肯费心带过一次钥匙的父亲，正在小心翼翼地在一所小楼梯的门上上锁。楼梯是通往正屋三楼上的一套房间的。这套房间的窗子正对着一个栽有桔树的草坛，伐妮娜出门访问了几个朋友，回家的时候，府邸的大门正在挂灯结彩，被堵塞了。车子改由后院驶进。伐妮娜抬起眼睛，不胜惊讶地看见她父亲留心关好的那套房间的窗子，有一扇打开着。她打发掉她的伴娘，走上正屋的顶层，用心寻觅，终于看到一扇开向种有桔树的草坛的、装着铁丝网的小窗。她早先发现的那扇开着的窗子就在她两步以外。没有疑问，这个房间是有人居住的。谁住在那里呢？第二天，伐妮娜终于找到了一个通往那栽着桔树的草坛的一扇小门上的钥匙。

她轻轻地走近那扇还开着的窗子，掩在百叶窗的后面。房间的里面有一张床，床上有一个人，她的第一个动作是朝后倒退了一步。可是她忽然发现一件女人的袍子扔在一张椅子上，再细细瞧了一下躺在床上那个人，她看出这个人的头发是金黄的，样子好象非常年轻。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抛在椅子上的

那件袍子，上面血痕累累。放在桌子上的一双女人鞋子，也同样染着不少血痕。陌生人动弹了一下。伐妮娜看出她受着伤，一大块血迹斑斑的麻布覆着她的胸口，这块布是只用了几根带子系住的，可以看出，这不是出于一个外科医生之手。伐妮娜注意到她的父亲每天四点左右总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走去看不那陌生人，待不多久又走了出来，随即登上维丹勒希伯爵夫人家里去了。他一出门，伐妮娜就登上那小小草坛，从那里，她可以望得见那个陌生人。看到这个如此可怜的年轻女子，她深深的感动了。她要知道她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抛在椅子上的那件染有血迹的袍子，看来好象是被匕首戳穿的，伐妮娜能够数出上面有多少裂口。有一天，她把陌生人看得更加清楚了，这个人 脸朝天空 瞪目凝望 象在祈祷。不一会儿 泪水充满了她美丽的眼睛。年轻的公主费了很大的劲才忍住没有和她说话。第二天，伐妮娜在她父亲来到之前，大着胆子躲藏在那小小草坛上面。她看见唐·亚斯特罗巴走进陌生人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只小蓝，里面是些食物。王爵的神气，忧虑重重。他说话不多，说话的时候，声音极低，所以，窗子虽然开着，伐妮娜还是没法听见。王爵没有停留，即刻走了。

“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定有非常可怕的仇人 竟使我一向无忧无虑的父亲对什么人都不敢相信，宁愿不怕麻烦，每天登上一百二十级的楼梯。”伐妮娜心里想。

一天晚上 伐妮娜轻轻地把头伸到陌生人的窗子前面 她遇到了陌生人的眼睛，再也无法躲藏了。伐妮娜跪了下来，大声说道：

“我喜欢你 我一定对你忠实。”

陌生人做了一个手势，叫她进去。

“请你原谅我。”伐妮娜嚷着，“我这样好奇，又是这样的笨拙，一定要叫你生气了。我对你发誓，一定保守秘密。如果你不要我来，我决不再来了。”

“哪个见了你会不喜欢呢？你也住在这个府邸里吗？”陌生人说。

“当然罗，”伐妮娜回答，“可见你还不认识我哩，我是伐妮娜，唐·亚斯特罗巴的女儿呀。”

陌生人好不惊讶地望着她。陌生人脸红了，随即说道：

“但愿你天天都来看我，请你给我这个希望吧。不过，我不愿意王爵知道你来看我。”

伐妮娜的心怦怦跳动。她觉得陌生人风流蕴藉，仪态高雅。这个不幸的少妇一定是得罪了某个有势力的人物，也可能一时醋意发作，杀死了自己的情人？在伐妮娜看来，造成她的不幸一定有极重大的原因。陌生人告诉伐妮娜，说她肩膀上受了伤，一直伤到了胸口，使她非常痛苦。她时常满口流血。

“怎么没有请一位外科医生来呢？”伐妮娜嚷道。

“你知道，在罗马，外科医生们必须把他们诊治病人的伤势——报告警察厅。”陌生人说，“承王爵好意亲自用你看到的那块布来给我包扎伤处。”陌生人的神气委婉温柔，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一句哀怜的话。伐妮娜爱得她发狂了。不过，有一件事情，使年轻的公主觉得十分诧异：在这场无疑是十分正经的谈话中间，陌生人总是忍不住要笑出来，要费很大的劲才抑止住。

“我很想知道你叫什么。”伐妮娜对她说。

“我叫格兰蒙蒂纳。”

“好罢，格兰蒙蒂纳，明天五点钟我再来看你。”

第二天，伐妮娜发觉她的新交伤势严重。

“我一定要给你请一个外科医生来。”伐妮娜一面说，一面把她拥抱。

“那我宁可死去。”陌生人说：“难道要我连累我的恩人吗？”

“罗马总督，萨凡里一加当柴拉大人的外科医生是我们仆人的儿子。”伐妮娜急急地接着说：“他对我们非常忠实。由于他的地位，他是什么人都不怕的。我父亲不承认他的忠实可靠是不应该的。我马上派人去把他请来。”

“我不要医生！”陌生人嚷着，那种急促慌忙的神气使伐妮娜大为惊异。“望你常来看我，假使上帝要召我回去的话，能够死在你的怀里就是我的幸福了。”

隔了一天，陌生人的病状更加严重了。

“如果你爱我的话，那末你一定肯让医生来看你一看。”伐妮娜和她分别的时候对她说。

“医生一来，我的幸福就将立刻毁灭。”

“我一定要派人去请他来。”伐妮娜又说。

陌生人一言不发，把她留下，拿了她的手吻了又吻。一阵沉寂。陌生人的眼睛里含着眼泪。这样隔了许久，她才放下了伐妮娜的手，带着那种毅然就死的神情，对她说道：

“我要向你坦白。前天，我说我叫格兰蒙蒂纳，是我说谎。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

伐妮娜大吃一惊，把她的椅子朝后移动了一下，随又立刻站了起来。

“我预料到，”烧炭党人继续说下去，“我这一坦白会使我失去那令我留恋人世的唯一幸福。但是我不应该把你欺骗。我叫比埃特洛·米西律里。十九岁。我父亲是圣·盎其洛·因·伐图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科医生。我是烧炭党人。人家袭击了我

们的集会。我被链子锁着，从洛马业解到了罗马，被关在一个日夜只有一盏油灯照着的地牢里，我在那儿过了十三个月。一位好心的人想帮我逃出牢监，给我穿上了一身女人的服装。当我逃出监狱，路过最后一间警卫室的前面时，我听见有一个卫兵在咒骂烧炭党人，我给了他一个巴掌。请你相信我，这不是由于无谓的挑衅，而是出于一时大意。这件不小心的事情发生之后，一路上被人追捕，给刺刀刺伤，已经筋疲力竭，我逃到一家大门还开着的人家楼上，听见后面卫兵追来，我跳进一个花园，跌在离一位正在散步的妇人几步的地方。”

“家父的朋友 维丹勒希伯爵夫人，”伐妮娜说。

“什么！她已经对你讲过了吗？”米西律里大声说着，“这位夫人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讲出来的，但没有关系，是她救了我的性命。正当卫兵跑到她的家里来逮捕我的时候，令尊让我躲在他的车子里逃出了屋子。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几天以来，刺进我肩膀的那一刀使我不能呼吸，我快要死了，而我将抱恨而死 因为我永远不能够再见到你了。”

伐妮娜听的时候心情慌乱，随后她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米西律里在她那双如此美丽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儿怜悯的神气，只有那种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表情。

夜里，来了一个外科医生，只他一个人。米西律里大为失望。他害怕从此不能再见到伐妮娜了。他向外科医生百般探问，医生只是给他放血，默不作答。后来的几天，依然是音讯杳然。比埃特洛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朝向草坛开着的窗子，伐妮娜过去总是打从这个窗子里进来的。他很感觉得凄怆难忍。有一次，那是在午夜前后，他好象看见草坛上黑暗中有一个人。是伐妮娜吗？

伐妮娜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把面孔贴在年轻烧炭党人的窗子的玻璃上面。

“要是我再跟他说话 我就完了。”她心里想；“不 我决不应该再和他见面了。”

下了这样的决心之后，她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她胡里胡涂地把年轻人当作女人的时候，她就已爱上了他。在她和他亲亲热热了一场之后，难道非得把他忘掉不可！在她明白道理的时候，她对自己的这种三心二意觉得害怕。自从米西律里道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之后，她平时想到的种种念头都好象蒙上了一层帷幕，好象都只是隐约出现在远处了。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去，伐妮娜面色苍白，浑身哆嗦地跟着外科医生走进了年轻烧炭党人的房间。她此来是要他劝王爵打发一个仆人来替王爵照顾他。她留在那里不到十秒钟就出去了。几天之后，她又跟着外科医生进来，但这不过是出于恻隐之心罢了。一天晚上，尽管米西律里已经大有起色，尽管伐妮娜再不能借口她担心他有生命危险，她还是大着胆子独自一人走了进来。见到了她，米西律里喜出望外。但他还想隐瞒他的爱情，首先他不愿意失去一个男人所应有的尊严。伐妮娜走进房间的时候，脸红耳赤，深怕谈到爱情的话。但是看到他接待她的神色之间所流露出来的只是一种高尚、忠实而并不如何亲热的情谊，又使她惶惑不安起来。在她临走的时候，他也没有想挽留她。

几天之后，当她再来的时候，她所看到的还是同样的态度，同样恭敬忠实、感激不尽的表示。用不着费心去抑制年轻烧炭党人的热情，差得远呢；伐妮娜寻思起来，莫非只是她一个人在单相思吗。这个姑娘，平时多么高傲，至此才不胜痛心地觉得自己的痴情发展到了何种地步。她故意装得十分快乐，甚至装得

十分冷淡。她来的次数也减少了。但她还是不能控制自己不再来探望那受伤的青年。

米西律里虽然爱慕情切，但是想到自己出身低微，想到自己受恩深厚，便下定决心，要等到伐妮娜连续八天不来看他之后，他才肯吐露他的爱情。年轻公主的自尊心正在步步挣扎。临了她对自己说道：“可是我去看他只是为了我自己好让我高兴高兴我决不会告诉他说他使我感到兴趣。”于是她又去探望米西律里了，而且逗留的时间很长。米西律里跟她说话的神气，即使有二十个人在场也无伤大雅。有一天，她暗暗地把他咒骂了整整一天，并且下定决心要把他待得比平时更加冷淡、更加严厉；但到了晚上，她对他说，她爱他。从此以后，她对他百依百顺，无不唯命是听了。

虽然她极其痴情，应该承认，伐妮娜是非常幸福的。米西律里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那种尊严了。他的爱她完全象一般人在十九岁上，尤其在意大利地方，情窦初开时的那种情形。他对于爱情，慎重认真，一点也不随便，甚至把他为了得到她的爱而使用的巧妙计策也老老实实地告诉了那位非常高傲的年轻公主。他很惊奇自己会这样异常幸福。四个月很快地过去了。一天，外科医生准许他的病人今后可以自由行动了。“我将怎么办呢？”米西律里心里想，“继续躲藏在罗马一个最美的美人儿家里吗？那些卑鄙的暴徒们把我关在监牢里不见天日，十三个月之后，不会以为已经把我弄得心灰意懒、一蹶不振了吗？意大利呀，倘使你的儿子们为了这一点儿小事就把你置之不顾，那你实在太可怜了。”

伐妮娜毫不怀疑，比埃特洛的最大幸福是和她守在一起，永不分离。看来，他太快乐了。不料，波拿巴特将军的一句话在这

个年轻人的心里起了痛苦的回声，并使他整个儿改变了他对待女人的态度。当波拿巴特将军 1796 年离开勃兰西亚 当地驻军护送他到城门口的时候，他们对他说，勃兰西亚人比所有其他的意大利人都更爱好自由。“呀，”他回答说，“他们是喜欢跟他们的情妇们谈自由呀。”

米西律里局促不安地对伐妮娜说：

“天一黑 我就要出去。”

“不要大意 天亮以前一定要回来 我等着你。”

“天亮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罗马好几里路了。”

“好得很，”伐妮娜冷冷地说，“到哪里去呢？”

“洛马业 报仇去。”

“我有钱，”伐妮娜接着说 态度十分安详。“希望你肯接受我的武器和我的钱。”

米西律里对她注视了一回 神气坚定镇静 然后扑到她的怀里对她说道：

“我最亲爱的人 你使我忘记了一切 连我应尽的义务都不去想它了。可是，你的胸怀愈是高尚 愈 应该了解我的苦心。”

伐妮娜痛哭了一场，米西律里答应推迟到后天才动身。

“比埃特洛，”第二天伐妮娜对他说，“你常常对我说 如果有一天奥地利被卷入一场离开我们极远的大规模的战争，如果那时有一个著名人物，例如一个罗马的王爵有很多的钱可以自由调度 他就能够给自由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那是毫无疑问的。”比埃特洛说 觉得有点诧异。

“好 你有勇气 你所缺少的只是一个高贵的地位。我向你求婚，并且送给你二十万利弗的年金。家父方面，由我负责去取得他的同意。”

比埃特洛扑倒在她脚下。伐妮娜喜形于色。

“我热烈地爱你。”他对她说；“可是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祖国的仆人。不过，意大利愈是不幸，我就愈应该对它忠心。为了得到唐·亚斯特罗巴的同意，非要扮演好几年令人难堪的角色不可。伐妮娜，我拒绝你的求婚。”

米西律里慌忙用这句话来束缚自己。他的勇气快要支持不住了。

“我的不幸是我爱你甚于爱我自己的生命。离开罗马对我来说，是一件残酷无比的苦事。啊，为什么意大利没有从野蛮人的手里解放出来呢？如果我能够和你一起乘船到美洲去居住，那我将多么快乐呢？”

伐妮娜被浇上一盆冷水 楞住了 拒绝她的求婚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不过，不一会儿，她又扑到了米西律里的怀里。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可爱。”她嚷着；“真的 我的乡下医生的儿子，我永远是你的。你象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是个伟大的人物。”

对于未来的一切打算，出自理性的一切启示，一齐烟消云散。这是爱情臻于极端的一瞬间。等到能够说出合乎情理的话来时 伐妮娜说：

“我将和你差不多同时到达洛马业，我去洗巴莱达的温泉浴。我将住在我们在圣·尼哥洛靠近福尔里的别墅里。”

“就在那里和你一起过一生吧！”米西律里喊了起来。

“从今以后 我将听天由命 不顾一切了。”伐妮娜接着说 同时叹了一口气。“我将为你弄得身败名裂，这有什么关系，……你能爱一个不名誉的女子吗？”

“你不是我的妻子吗 不是一个永远受到爱慕的妻子吗？”米

西律里说：“我会爱你 我会保护你。”

伐妮娜不能与世隔绝。她一离开米西律里，米西律里就觉得他的行为有点儿违反人情，蛮不讲理。

“祖国是什么？”他问自己；“祖国不是一件我们受了它的恩惠，便应该对它感激，倘使我们忘恩负义，它就会变得可怜，就会咒骂我们的东西。祖国与自由，就象我的一件外套，是一件对我有用的东西。不错，这件东西，如果我没有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过来，我就应该购置。虽然如此，祖国与自由毕竟还是我所爱好的，因为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不过，假使我并不需要它们，假使它们对我来说，好比是一件八月里的外套，那末，为什么要买它呢，为什么要用极高的代价去买它呢？伐妮娜多么美丽，她的天性多么奇特，人家一定会设法讨她喜欢，她会把我忘掉的。哪一个女人一生中仅仅只有一个情人？那些罗马王爵，作为公民，我瞧不起他们，可是和我比较起来，不知要胜过我多少。他们一定非常可爱！呀！我走了之后，她一定会把我忘记。我将失掉她，永远也不能够再得到她了。”

半夜里，伐妮娜跑来看他。他对她说，他刚才左思右想，犹豫不定，因为他爱她，他曾经把那庄严的祖国二字的意义研究了一番。伐妮娜非常高兴。

“倘使他要在祖国和我之间加以选择的话，她心里想：“他一定爱我甚于爱他的祖国。”

邻近教堂的钟敲着三点。最后离别的时刻到了。比埃特洛从好友的怀里忍痛挣脱出来。他已经走下了那小小的楼梯，那时，伐妮娜忍住了眼泪，含笑对他说道：

“如果是一个乡下穷姑娘服侍了你一场，你也不对她表示一点儿谢意吗？你不想酬劳她吗？你此去前途茫茫，吉凶未卜。

因为你是敌人的包围之中旅行呀。只当我是一个穷困的女人，请你为我多留三天，作为酬劳我的一场辛苦。”

米西律里留下了。三天之后，他终于离开了罗马。靠了一张从一个外国大使馆里买来的护照，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家里的人个个欢天喜地，他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的朋友们，为了庆祝他平安归来，打算杀一两个加拉皮尼<sup>①</sup>。

“凡是懂得使用武器的意大利人，没有必要杀人，一个也不要杀。”米西律里说，“我们的祖国不是象幸运的英吉利那样的岛国。我们要抵抗欧洲那些国王的干涉，所缺少的正是士兵。”

不久以后，米西律里被宪兵紧紧追捕，用伐妮娜送给他的手枪打死了两个。人们悬赏购他的首级。

伐妮娜没有在洛马业出现。米西律里以为他已经被忘掉了。他的虚荣心受到了打击。他开始想到他和他的情妇彼此的身分确实相差太远，在那柔肠百转、叹息往日幸福的时候，他真想回到罗马去看看伐妮娜在干些什么。这个疯狂的念头正要战胜那他自以为是他的责任时，山中一所教堂里晚祷的钟声响了。钟声非常特别，好象是由于敲钟人的一时大意。这是烧炭党组织召集会议的一种信号。米西律里回到洛马业之后就加入了这个组织。这天晚上，所有的党人都集合在森林中间一所隐修者的茅屋里。两个隐修者被鸦片麻醉得昏昏欲睡，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小屋作了何种用途。米西律里来到的时候，心中闷闷不乐。到了那里，听说这个组织的领袖已经被捕，他，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将被选为领袖，而在这个组织里面有的是年纪在五十以上、从1815年缪拉远征时起就已入党的人。在接受这

① 当时教皇统治的土地上的宪兵的一种称呼。

个出乎意料的荣誉时，比埃特洛觉得心在怦怦跳动。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不再去想那已经把他忘掉的罗马姑娘，把自己的一切心思都用在把意大利从野蛮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职责上面。

两天之后，米西律里在人家把他作为领袖送给他看的一份到达当地和离开当地的人士的报告中，看见伐妮娜公主刚刚来到她的圣·尼哥洛别墅。看到这个名字，与其说他喜出望外，不如说他心慌意乱。尽管他确信对祖国忠诚不贰，克制了自己的情感，没有当天晚上飞到圣·尼哥洛别墅，但想到他已经不放在心上的伐妮娜，他就不能合情合理地执行他的任务。第二天，他见到了她。她爱他和在罗马的时候完全一样。她的父亲要给她完婚，因而延迟了她的行期。她带来了二千个色梗<sup>①</sup>。这个意料之外的接济来得真巧，正好使得米西律里在他新的职位上大增声望。他们到高尔夫去定制匕首；他们收买了负责搜捕烧炭党人的教皇代表的亲信秘书，就这样获得了那些给政府当密探的教士的名单。

正在这个时期，曾经在不幸的意大利试图发动的密谋中最慎重的一次刚刚组织完成，我不想在这里叙述那些不必要的细节。我只须说，如果这次的企图获得成功，那是应该归功于米西律里的。由于他的领导，只要一个信号，好几千起义者就会挺身而出，全付武装，等待上级的首领到来。正当决定大局的时刻快要来到的当儿——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上级首领突遭逮捕，密谋只好中止。

伐妮娜一到洛马业，就看出对于祖国的热爱使她的情人忘

<sup>①</sup> 古威尼斯金币。

记了其他的爱。她的傲气受到了刺激。她徒然百般譬解，还是忍不住一阵伤心：她竟咒骂起自由来了，她自己也为之吃惊不小。有一天她到福里尔去看米西律里，她再也不能抑制那直到此刻被自己的傲气抑制住的悲忿：

“的确，你爱我真象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不一会，她流泪了。不过，这是由于她看见自己竟自降身分而口出怨言，感到惭愧，因而伤心落泪。米西律里心烦意乱地看着她流泪。突然之间，她想丢掉了他，回到罗马去。她责备自己的懦弱竟使她说出这种话来，她觉得舒畅一点，但也觉得十分辛酸。沉默了片刻之后，她的主意定了；如果她不把他丢下的话，她会显得配不上他的。当他在她周围找她而找不到的时候，看到他那种惊慌痛苦的神气，她才高兴呢。不一会，想到了她为这个人做了多少傻事而仍旧没有能够得到他的爱，又使她无限惆怅。于是她打破了沉默，用尽一切方法要从他嘴里逼出一句爱情的话来。他对她心不在焉地说了一些亲切动人的话。但是，只有当他谈到他的政治企图时，他的声调才变得异样的深沉。他悲痛地大声说道：

“要是这一次还不能如愿以偿，要是还给政府发觉的话，那我只有离开祖国。”

伐妮娜始终一动不动。一点钟以来，她觉得，她和她的情人这次见面是最后的一次了。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使她若有所悟，心里一亮。她想：

“烧炭党人收到我好几千个色梗，他们决不会怀疑我不忠于密谋的。”

伐妮娜只是要对比埃特洛说出下面的话来，才从幻想中清

醒过来：

“你肯到圣·尼哥洛别墅和我一起消磨二十四个钟头吗？你们今晚的集会无须有你在场。明天早晨，我们可以在圣·尼哥洛闲游一番，好让你激动的情绪安静下来，使你恢复一下冷静的头脑，这是在那种严重的场合里所不可缺少的。”

比埃特洛答应了。

伐妮娜把他留下，出去作旅行的准备，临走时照例在她把他隐藏在里面的小房间的门上了锁。

她跑到她的一个已经离开了她、结了婚、现在做着小买卖的女仆家里。到了那里，她在这个妇人的房间里找到的一本祈祷书的空白地方，匆匆写上烧炭党人当晚就将集会的确实地点。她用下面几句话来结束她的告密：“这个组织是由十九个人组织的，下面是他们的姓名、住址。”这个名单除了米西律里的名字被略去以外，其余都正确无误。写完之后，她对它所信任的女仆说：

“把这本书拿去送给教皇代表——红衣主教，请求他看一下书上所写的几句话，然后请他把书还给你。喏，十个色梗。假使教皇代表说出你的名字，那你必死无疑。可是，如果你能够叫教皇代表看到我刚才所写的一页，你就救了我的性命。”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教皇代表惊疑不置，连一个显贵所应有的体统都不顾了。他允许那个要求和谈话的女人，只要她肯戴上面罩，缚着双手，就可以见到他。女老板就在这种打扮之下，被领到那位大人物的面前，发现这位大人物躲在一张铺着绿色台毯的巨大无比的桌子后面。

教皇代表读着祈祷书上的那一页，把书拿得远远的，深恐书上有什么容易浸染的毒物。然后，他把书还给了女店主，并不派

人跟踪她。伐妮娜看到了她从前的女仆回来之后，离开她的情人还不到四十分钟就又在米西律里面出现了，一心以为从今以后，他是完全属于她的了。她对他说，城里异常混乱，有人注意到宪兵在他们过去从来不到的街道上回来回巡逻。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她接着说，“我们立刻动身到圣·尼哥洛去。”

米西律里同意了。他们一路步行到年轻公主的马车所在的地方。马车和她的一个谨慎小心的、报酬极高的亲信伴娘在离城半里的地方等着她。

到了圣·尼哥洛别墅，伐妮娜对自己的那种古怪举动有点感到不安，便对她的情人加倍地亲切温存。但是在她和他谈情说爱的时候，她觉得她在做戏。头天夜里，在派人告密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后悔的。当她把情人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她默默地想道：

“有一句话，可能有人会告诉他的，如果给他听到，他便立刻、而且永远会把我痛恨入骨。”

半夜里，伐妮娜的一个男仆慌慌张张地跑进她的房间。这是一个烧炭党人，而她并不知道。原来米西律里还有些秘密没有告诉她呢，连这点小事都还没有让她知道。她一阵战抖。这个人来报告米西律里，说福尔里的十九个烧炭党人的屋子夜间都被包围了起来，说这十九个人会后回家的时候都被逮捕了。不过，虽然他们突然被捕，其中九个还是逃脱了。宪兵把其余的十个带到了城堡的牢监里。走进牢监的时候，有一个投了井，井深，已经淹死了。伐妮娜大惊失色。幸而比埃特洛没有注意到。不然的话，他一定会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她的罪行。……此刻，仆人接下去说，福尔里的警卫在每条街上都放着步哨。兵和兵之